

马来学生汉语句型语序偏误分析及语序教学法

刘树佳 (马来亚大学语言暨语言学学院汉语系)

黄丽媛 (马来亚大学语言暨语言学学院英语系)

洪丽芬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现代语言暨传播系外文系)

叶宝奎 (中国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李慧琳 (马来西亚吉兰丹大学语言研究中心中文组)

摘要: 马来西亚各大专院校都开办对外汉语课, 让非华裔学生学汉语。学汉语的马来学生常造出语序不当的汉语句子, 其中包括“被”字句、“把”字句、“比”字句、连谓句和双宾句五种特殊句型。本课题以这五类语序偏误为重点, 调查了 40 名在马来西亚的马来亚大学和吉兰丹大学学汉语的马来本科生。这些巫裔学生的母语和第一语言皆为马来语, 汉语是在大学阶段才学习的第二语言。所有的研究材料取自马来学生在大考、测验和作业练习的答案。据此我们研究分析了以上五类汉语句子马来学生之所以容易出现语序偏误的原因。同时也访问了对外汉语教师, 探讨他们指导马来学生掌握上述汉语句子语序的教学方式。访问所得的资料以定性分析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 马来学生之所以犯错, 主要原因是受到本身母语(马来语)负迁移的干扰。

关键词: 特殊句型、语序偏误、汉语、马来本科生、教学法

A Study of Five Types of Chinese Syntactic Errors Committed by Malay Students and the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LAU Su Kia (University of Malaya, Malaysia)

NG Lee Luan (University of Malaya, Malaysia)

ANG Lay Hoon (University Putra Malaysia, Malaysia)

YE Baokui (Xiamen University, China)

LEE Hui Ling (University Malaysia Kelantan, Malaysia)

Abstract: All the public universities in Malaysia offer Chinese language classes for non-Chinese students to learn Chinese. The Malay undergraduates who enrolled in such Chinese language classes often face difficulties in learning the word order such as the use of “bei”, “ba”, “bi” as well as in constructing sentences which involve the use of double verbs and double objective nouns. This phenomenon reflects the learning difficulties that relate to inter-language influences.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is on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se students in learning the afore-mentioned syntactical elements. The respondents of the study consisted of 40 Malay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ho were enrolled in the Chinese classes at two public universities in Malaysia, i.e. University of Malaya (UM) and University Malaysia Kelantan (UMK). The mother tongue of these students is Malay and they have no background knowledge of Chinese to start with. These students only started learning Chinese upon enrolment into the two universities. The data is mainly collected from the students’ end-of-semester examination answer scripts, quizzes, take home exercises, and various in-class written exercises. The data was analyz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eatures of errors committed by the students in relation to the 5 pre-identified types of syntactic errors.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ers also conducted interviews with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lecturers who teach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in the two pre-mentioned universities. The focus of the interview sessions is to find out how these instructors plan and teach the various syntactic structures in their classes. The outcome of the interviews were then analyzed qualitatively.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revealed that the main factor that causes the Malay students to commit such syntactic errors is due to negative transfer interferences, i.e. the influence of their mother tongue (Malay).

Keywords: sentence features; errors in word order; Chinese; Malay undergraduates; teaching approaches

1. 引言

目前, 近乎所有的马来西亚国立大学都提供对外汉语课程, 让非华裔生和不谙中文的华族学生有机会学习汉语。由于马来西亚的国立大学以马来学生居多, 因此, 大部分学汉语的非华裔学生是马来人, 另外小部分的学生是印度人、伊班人、卡达山人和其他原住民。

马来本科生的母语和第一语言皆为马来语。在上小学和中学时, 除了马来语, 他们都必须学习英语。在马来西亚, 一些学生上了大学后需要选修第二语言或外语, 其中选择汉语的马来学生与日俱增。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 马来学生常犯的错误包括: 发音不正确、用词不当、语序颠倒、添加赘词、遗漏必须词、错用标点符号、句子成分残缺等(苏, 1999; 庄、何, 2010; 刘、黄, 2011)。其中语序不当是马来学生常犯的语法错误。根据观察, 学汉语的马来本科生造出的各类汉语句子, 经常犯了语序不当的错误, 其中包括“被”字句、“把”字句、“比”字句、连谓句和双宾句这五种特殊句型。

语序是各种语言单位在组合中的排列次序。在汉语中, 语序被视为一种十分重要的组合手段(汪, 2002)。一般上, 语序是比较固定的。倘若语序安排得不好, 必然有损于意思的正确表达(胡、许, 1981)。正因为语序是汉语重要的表达手段, 因此, 语序应成为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曹, 2007)。

马来西亚以外的学者如糜若焉(2006)、周小兵等(2007)、侯玲玲(2008)、侯友兰(2008)和阮玉雪(2008)研究过学汉语的韩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越南语母语者的语序偏误。大致上, 相关的研究发现, 外国学生在母语的干扰下, 将母语中的语序运用到汉语里。马来西亚洪丽芬(2008)的研究发现, 马来学生在汉语学习时面对的主要障碍之一就是句子结构。其他研究者如庄兴发、何伟智(2010)、刘树佳和黄丽媛(2011)也分别在他们的论文中谈及学汉语的马来学生常犯的语序错误。根据庄兴发等的研究结果, 马来学生语序不当的句子违反了时间排列、从小到大、自然发展和逻辑思想的顺序。另外, 刘树佳等指出, 马来学生因错置实词、虚词、短语和句子成分, 以及颠倒偏正和时间词顺序, 所以才会造出语序不当的汉语句子, 该偏误的成因是马来学生受马来语和英语语法负迁移的干扰。可惜的是, 研究马来学生语序偏误的学术论文并不多。

马来学生之所以犯错, 主要原因是受到本身母语(马来语)负迁移的干扰。这正如 Selinker(1972) 所言, 第二语言学习者常把母语中的语法规则转移到第二语言, 并用之来表达思想。

现代语言必须借助语序来实现其中的某些区别, 因此, 语序的研究和教学应该受到注目(刘, 2006)。欲让马来学生掌握汉语句子的语序, 对外汉语教师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马来学生在课堂上学习汉语的时间是有限的。因此, 汉语教师必须使用适当的教材和教学方式, 帮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汉语各类句型的语序。

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为探讨学汉语的马来学生在书面上的“被”字句、“把”字句、“比”字句、连谓句和双宾句所出现的语序偏误问题。具体的目的分为两方面, 其一是, 分析马来学生造出的汉语句子的语序偏误¹, 以及他们犯下该语序错误的原因, 主要是看他们有否受

¹ 根据盛炎(1993, 收入周等, 2007), 科德(Corder)把学生的错误分为两类: *mistake* 和 *error*。前者一般译成“失误”; 后者则译成“错误”、“差误”、“误差”、“偏误”等多种, 其中“偏误”使用最为普遍。因此, 本文中的偏误和错误同指 *errors*。

到马来语(本身母语)和英语的干扰。其二,探析受访的对外汉语教师如何教马来学生上述各类汉语句型的语序。欲让马来学生掌握上述各类汉语句子的语序,有效的教学法是很重要的。不过,多数的论文仅分析学汉语的留学生的语序偏误问题,却很少深入讨论语序教学法。因此,本研究除了分析马来学生五种汉语句型的语序偏误外,也讨论帮助学生掌握有关汉语句型语序的教学法。

3. 研究方法

Gass 和 Selinker (1994)提出偏误分析的六大步骤:(1)收集数据;(2)鉴别偏误;(3)把偏误分类;(4)确定偏误的数量;(5)分析偏误的成因;(6)提出偏误矫正法。本研究以 Gass 和 Selinker 理论为参考框架,以两所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的马来本科生为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其中 16 名学生来自马来亚大学(下简称为马大),另外的 24 人则来自马来西亚吉兰丹大学(下简称为丹大),共计 40 人。这两所高等学府分布在马来西亚不同的角落。马大坐落在西海岸的吉隆坡;丹大则坐落于东海岸的吉兰丹州。另外,上述两所大学的性质也不相同,马大是研究型大学;丹大则是教学型大学。这两大学的对外汉语课除了着重口头会话(听说)教学外,也教导学生认读和书写汉字(读写)。

这 40 名巫裔本科生的年龄介于 21 至 24 岁之间。他们的母语和第一语言是马来语,也都在中小学学过英语。这些马来学生在考入马大和丹大后才从零基础开始学习汉语。这 40 名马来学生都在大学上过至少两个学期的汉语课,基本上可以听说汉语,以及读写汉字和汉语拼音。

调查中所收集的材料分成三种,即期末大考 40 份答卷、测验(小考) 40 份答卷,以及书面作业和练习。这三种材料内容包括组词成句、翻译(马来语→汉语)、造句、作文。研究侧重“被”字句、“把”字句、“比”字句、连谓句和双宾句,这些材料中所有语序有误的这五种句型汉语句型一字不漏地抄录,最后整理出的总数是 128 个。

确认了马来学生的语序偏误后,研究也访问了五位对外汉语教师和讲师²。其中两位来自马大,另三位则来自丹大,他们有至少两年的对外汉语教学经验。访问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对外汉语教师通过什么方式,教导马来学生有关汉语句型的语序,这纯粹是经验之谈。访问时间大约为 30 分钟到 45 分钟。所有内容都笔录、整理,再以定性分析法,讨论所提及的各类汉语句型语序的教学方式。

4. 研究分析

研究发现,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马来学生最常在造连谓句时犯下语序错误(见表 1)。在 128 个语序不当的各类汉语句型中,语序有误的连谓句占了 37 个(28.91%);“比”字句句次之,占 21.88%;“被”字句句排第三,占 18.75%。另一方面,跟其他句型的汉语句型相比,马来学生较少造出语序不当的“把”字句(仅占 13.28%)。这并不表示马来学生已完全掌握好汉语“把”字句的语序,而是因为他们很少在书面上和谈话中使用“把”字句,少用则少错。

表 1: 各类汉语句型偏误频率及百分比统计

句型	偏误频率	百分比 (%)
“被”字句	24	18.75
“把”字句	17	13.28
“比”字句	28	21.88

²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包括马大和丹大)的汉语教师和讲师虽然在级别上有所不同,但是,他们一样可以教对外汉语。

连谓句	37	28.91
双宾句	22	17.19
总计:	128	100

4.1 各类句型的语序偏误及其成因

4.1.1 “被”字句

初学汉语的马来学生常造出语序不当的“被”字句，以下是相关的例子：

- (1) 我的衣服被*si(撕)皮(破)弟弟*。
Baju saya *dikoyak (oleh) adik lelaki*.
- (2) 昨天我的妹妹被*交(咬)野狗*。
Semalam adik perempuan saya *digigit (oleh) anjing liar*.
- (3) 那鱼吃了被*我的猫 Si Comel*。
Ikan itu *dimakan oleh kucing saya Si Comel*.
- (4) 我的书已经*偷(偷)了被他*。
Buku saya telah *dicuri (oleh) dia*.
- (5) 我打死了那只蟑螂被。

很明显的，例(1)至(4)都是受马来语语法负迁移干扰的病句。马来学生把宾语(弟弟、野狗、我的猫 *Si Comel*、他)误置于动词(撕破、咬、吃、偷)的后面。这样的错置导致整个“被”字句的语序不顺。

就例(3)和(4)而言，马来语的“被”字句中有“*di + 动词*”和“*oleh*”这两个表示被动的语素，汉语却没有这样的语素。我们以为，马来学生极可能误把马来语的“*oleh*”直接翻译成“被”，所以才会造出“被”字出现于动词(吃、偷)后面的句子。这正如 Krashen(收入叶，2003)所言，学习者在缺乏第二语言规则的情况下，往往会直接使用第一语言的规则来形成句子，然后再用第二语言的词语替换第一语言的词语。

另外，就例(5)而言，马来学生在重组词句时，基本上可以排出正确的主谓句“我打死了那只蟑螂”。但是，当出现介词“被”的时候，他们就把此词置于句尾。很明显的，因为造此句者不了解介词“被”的用法，所以才造出这种语序不当的“被”字句。

4.1.2 “把”字句

除了“被”字句，“把”字句也是马来学生难掌握好的汉语句型。一般上，学习汉语的马来学生都不会在口头谈话或作文中使用“把”字句，因为这类句子对他们来说难度颇高。

- (1) 弟弟吃*掉(掉)了把那些饼干*。
- (2) 那男人*赶走把老婆*了。
- (3) 我*把撕掉他的照片*。
- (4) 他*送孩子到国外把*。
- (5) 他*卖掉那所房子把*。

例(1)至(5)都是马来学生在平日练习、测验和期末笔试中，回答词句重组问题时犯下的语序错误。观察了以上语序不当的“把”字句后，我们发现马来学生基本上都可以造出正确的主谓句，即：弟弟吃掉了那些饼干(例 1)、那男人赶走老婆(例 2)、我撕掉他的照片(例 3)、他送孩子到国外(例 4)、他卖掉那所房子(例 5)。

但是，当出现介词“把”的时候，马来学生往往会在造出的主谓句中胡乱置放此介词，甚至索性把这个介词置于句尾(例 4 和 5)。马来语和英语没有“把”字句，换言之，上例是马来学生在不受马来语和英语语法影响下造出的“把”字句。

4.1.3 “比”字句

汉语“比”字句的语序是“A 比 B + 形容词”；马来语比较句的语序则是“A + *lebih* (比较) + 形容词 + *daripada* + B”。研究发现，未掌握好汉语语法的马来大学生，常以马来语的句子结构来造汉语的“比”字句。

- (1) 我比高弟弟，我也比胖。
Saya *lebih tinggi (daripada) adik*, saya juga lebih gemuk.
- (2) 教育学院的食物比较贵理学院的食物。
Makanan Fakulti Pendidikan *lebih mahal (daripada) makanan Fakulti Sains*.
- (3) 榴莲贵比西瓜。
Durian lebih *mahal daripada tembikai*.
- (4) 我比较懒惰，她比勤劳从我。
Saya lebih malas, dia *lebih rajin daripada saya*.
- (5) 我觉得拉茶比好喝从加(咖)啡。
Saya berasa teh tarik *lebih sedap daripada kopi*.

就例(1)和(2)而言，马来学生根据马来语的语序，把汉语的“比”字句写成“A + 比/比较 + 形容词 + B”，因此犯下语序不当的错误。另外，由于造例(3)的马来学生误把马来语的“*daripada*”翻译成“比”，所以才把“比”字句写成“A + 形容词 + 比 + B”。

另一点是，造例(4)和(5)的马来学生把马来语的“*daripada*”照字面翻译成汉语的“从”，进而出现“她比勤劳从我”(逐字翻译自：*Dia lebih rajin daripada saya*.)和“拉茶比好喝从咖啡”(逐字翻译自：*teh tarik lebih sedap daripada kopi*.)的病句。很明显的，这是受马来语语法负迁移干扰的句子。换言之，上述偏误的成因是马来学生采用直接翻译法，把马来语的句子逐字翻译成汉语。

4.1.4 连谓句

汉语连谓句的其中一种格式是：表示方式的动作在前；表示目的的动作在后。马来语和英语则相反。未掌握好汉语语法的马来学生，常造出以下语序不当的连谓句：

- (1) 我回家(家)乡坐长 *tu*(途)巴士。
Saya *balik kampung halaman (dengan) menaiki bus ekspres*.
I went back to my hometown by express bus.
- (2) 我去勾(购)物中心搭的士。
Saya *pergi ke pusat beli-belah (dengan) menaiki teksi*.
I went to the shopping centre by cab.
- (3) 我和我的朋友来马大上课坐巴士(士)或的士(士)。
Saya dan kawan saya *datang ke Universiti Malaya untuk menghadiri kelas (dengan) menaiki bus atau teksi*.
My friend and I come to University of Malaya by bus or taxi.
- (4) 我的妈妈前(剪)报子(纸)用前(剪)刀。
Emak saya *mengguntingkan surat khabar (dengan) menggunakan gunting*.
My mother cuts the newspapers using scissor.
- (5) 我喜欢写字用铅笔。
Saya suka *menulis (dengan) menggunakan pensel*.
I like to write using a pencil.

虽然例(1)和(2)在语法上并没有错，但是，若根据马来学生要表达的真正意思，则不难发现这两个句子的语序不当。这类偏误可能导致读者误解该句子要表达的真正意思。就例(1)而言，这个句子要表达的意思是作者搭长途巴士回家乡，而读者可能误解成作者回到家乡后才去乘搭那里的长途巴士。

在受马来语负迁移的干扰下，马来学生常把表示方式的动宾短语置于表示目的的动宾短语之后，譬如：我的妈妈剪报纸(表示目的)用剪刀(表示方式)、我喜欢写字(表示目的)用铅笔(表示方式)。另外，我们不排除马来学生受强势语言英语负迁移干扰的可能性，因为英语同样把表示方式的动宾短语置于表示目的的动宾短语之后。

4.1.5 双宾句

汉语的双宾句中有两个宾语，即近宾语和远宾语。在受到马来语语法负迁移的干扰下，马来学生常把双宾句中近宾语和远宾语的位置对调。

- (1) 天气很热(热)，我给一杯水对他。
Cuaca sangat panas, saya memberikan *segelas air (kepada) dia*.
- (2) 我的朋友交给一封信对我。
Kawan saya menghantar *sepucuk surat (kepada) saya*.
- (3) 他告诉一个好新闻(消息)给我刚才。

例(1)至(3)的近宾语是人称代词(他、我)，本该置于动词之后、远宾语之前。马来学生却把该近宾语置于远宾语(一杯水、一封信、一个好消息)的后面，结果导致整个双宾句语序不顺。

另外，双宾句中近宾语和远宾语之间本来就不需加上任何词语。但是，马来学生在受到本身母语(马来语)的影响下，用马来语的语序结构来造汉语的双宾句，并在近宾语和远宾语之间加上“对”或“给”(翻译自 *kepada*)。

就例(3)而言，汉语的语序是“他告诉我一个好消息”；马来语和英语的语序跟汉语相同。换言之，例(3)并非受马来语或英语语法干扰的病句。

4.2 各类汉语句型语序教学法

4.2.1 用公式(formula)

根据四名受访者，他们在教各类汉语句型语序时，会用公式将语法点的形式/语序列出，简明扼要，并在白板上举出适当的例子，以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比方说，当对外汉语教师教“比”字句时，他们会告诉马来学生，有关句型的格式是“A 比 B adj”、“A 不比 B adj”或“A 比 B adj + num”，并用实物/教具相互比较，以加强学习者的印象。

教“被”字句和“把”字句时，受访者会先举出主谓句中的主语(S)、谓语(V)和宾语(O)。接着，他们再举出跟该主谓句意思相同的“被”字句和“把”字句。在对照下，汉语教师会告诉马来学生，“被”字句的基本格式是：宾语(O) + 被 + 主语(S) + 谓语(V)；“把”字句的基本语序是：主语(S) + 把 + 宾语(O) + 谓语(V)³，借此加强学生的记忆。还有，解释语法点(语序结构)时，他们也会用固定的符号或字母，有便于记忆的好处，也可以作为课堂练习时的提示。

<p>例(1): 主谓句: 他 弄坏了 我的东西。 主(S) 谓(V) 宾(O)</p> <p>“被”字句: 我的东西 被 他 弄坏了。 宾(O) 被 主(S) 谓(V)</p> <p>“把”字句: 他 把 我的东西 弄坏了。 主(S) 把 宾(O) 谓(V)</p>	<p>例(2): 主谓句: 我 赶走了 那只野狗。 主(S) 谓(V) 宾(O)</p> <p>“被”字句: 那只野狗 被 我 赶走了。 宾(O) 被 主(S) 谓(V)</p> <p>“把”字句: 我 把 那只野狗 赶走了。 主(S) 把 宾(O) 谓(V)</p>
--	--

³ 汉语的“把”字句相当复杂，这只是基本的格式。

另外，有的教师以“S + V1 + V2”的公式教马来学生谓语句的语序。V1= 前一个动作、表示方法的动作；V2= 接下来的动作、表示目的动作。

4.2.2 多项练习

给学生练习是二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活动。访问结果显示，所有受访者会通过多项口头和书面练习，帮助马来学生掌握汉语各类句型的语序。练习包括：(1)词句重组、(2)翻译、(3)替换、(4)仿写句子、(5)改写句子、(6)造句和(7)改正错句。有的是课本上的练习；有的练习是汉语教师自己设计的。所有练习的设计由简到难，并且长期进行。

为了让马来学生掌握各类句型的语序，汉语教师会设下组词成句练习，让学生把打乱的词语排成语序正确的句子。有关练习如下：

1. “把”字句： 垃圾 我 垃圾桶 丢进 把。
2. “比”字句： 便宜 炒面 比 鸡饭 的 这里。（看图）
3. 双宾句： 消息 好 一 老师 我 告诉 个。

把马来语的句子翻译成汉语的练习，不但可以让学生逐步掌握汉语各句型的语序，同时也可以让他们慢慢看出汉语和马来语在语序方面的不同点，进而避免他们受到马来语语序的干扰。

1. 连谓句： *Saya pergi ke perpustakaan dengan menunggang motosikal.*
2. “被”字句： *Mereka dimarahi oleh pensyarah tadi.*
3. “比”字句： *Buku rujukan ini lebih mahal daripada buku rujukan itu.*

虽然替换练习和仿写句子属于机械性练习，但是，在教学中多设这两项练习，可以帮助马来学生掌握汉语句子的语序。以下是替换练习的例子：

1. “把”字句：

我		房间	洗	干净。
他	把	碗碟	整理	好。
妈妈		客厅	打扫	

2. “比”字句：

榴莲		西瓜	便宜。
奶茶	比	咖啡	贵。
印度煎饼		椰浆饭	可口。

仿写句子练习是，学生把某个“被”字句、“把”字句、“比”字句、连谓句和双宾句仿写成其他句型相同的汉语句。例子如下：

1. “把”字句： 他把房间打扫干净。 → 我把文件整理好。
2. 连谓句： 爸爸开车去上班。 → 我们走路来上课。
3. 双宾句： 老师送我一一份礼物。 → 朋友送她一束花。

此外，汉语教师也给马来学生运用性练习—改写句子，譬如把某些主谓句改写成“被”字句或“把”字句，或把某些复句改写为“比”字句。

1. 将主谓句“那个人偷了我的东西。”改写成“被”字句或“把”字句。
2. 将复句“黑色帽子的价钱是三十令吉；蓝色帽子的价钱则是四十令吉。”改写为“比”字句。

还有，为了让学生掌握“把”、“被”和“比”字句的语序，受访者指出，他们会吩咐学生以介词“把”、“被”和“比”，在口头和书面上造句。一名受访者会教学生根据教师的动作造句。譬如：教“把”字句时，教师会做出把笔放在桌上、把椅子拉开、把门关上的动作，然后学生根据老师的动作造“把”字句。此外，两名受访者以实物/教具相互比较(譬如：比较价钱、大小、轻重、长短)，然后教马来学生造“比”字句。

改正错句是另一项帮助学生掌握各类汉语句子的语序的练习。根据四名受访者, 当他们教的课文涉及某些句型时, 他们会给学生纠错练习, 诸如纠正语序有误的“把”字句、“被”字句、“比”字句、连谓句等, 练习设计由简到难。这样一来, 学生可以在纠正错句的过程中慢慢了解汉语各类句型的语序。

学生完成各项练习后, 汉语教师都会跟学生讨论练习的答案, 并引导学生说出语序正确的句子。一来可以让学生知道自己的答案正确与否, 二来则能够让学生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从而不断从错误中学习各汉语句型正确的语序。

4.2.3 纠错性反馈

Ellis(2008)指出, 语言教师在二语教学中扮演的其中一个角色是给学生纠错性反馈(*corrective feedback*)。纠错反馈分为两类: 直接纠错和间接纠错(Lyster & Ranta, 1997)。

访问结果显示, 所有受访者使用直接纠正法。一旦发现马来学生说出或造出语序不当的汉语句子, 汉语教师会在口头上告诉学生错在哪里, 或在学生的作业/答卷上圈出错处, 并纠正该偏误。另外, 一名受访者会保存马来学生用中文发给她的手机短信, 接着, 她会私下告诉该学生短信中语序不当的句子的错处, 并加以纠正和解释。受访者强调, 他们会注意避免让被纠错的学生难堪, 以免挫伤学生的情绪, 或使学生产生心理压力而丧失信心。

有的受访者还会把多数马来学生经常造的语序不当的病句写在白板上, 当着所有学生面前纠正该病句, 并详加说明, 然后要求所有学生一起念出语序正确的句子, 借此让学生从错误中学习。

根据一名受访者, 他有时不直接纠错, 只是告诉学生该句子的语序有误, 但不告诉学生错在哪里。这样一来, 学生就必须动脑筋想办法纠错, 譬如: 向华裔同学请教、翻查汉语课本或上网搜查。这样一来, 学生就可以从询问和查阅中, 逐渐摸清汉语各句型的语序。

4.2.4 重复说明和朗读

四名受访者指出, 当他们在教某汉语句型的语序时, 他们会先向马来学生讲解该句型的结构。接着, 他们会举出有关句型语序正确的例句, 然后不断在口头上重复该句子, 同时也要求马来学生不断重复朗读该句子, 以加强学生的记忆。学生听多了, 自然会慢慢地熟悉汉语句子的语序。

另外, 两位受访者指出, 通常课文中有各种不同句型的句子。教师会要求学生逐个朗读课文, 或全体学生朗读课文超过一遍。一来可以让学生记住课文中词语的读音, 二来则可以帮助学生记住文中各类句型的语序结构。

4.2.5 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role-play*)是对外汉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活动。访问结果显示, 四名受访者会通过此方式, 帮助学生掌握汉语句子的语序。其中一位受访者只有一名学生, 因此, 她无法用角色扮演法。

根据一位受访者介绍, 当她教一篇有上述各类句型的对话课文时, 他不会先教语法, 以免使课堂变得沉闷, 减低学生的兴致。该教师先朗读对话, 学生跟读。接着学生根据对话课文扮演各自的角色, 让他们在对话的过程中慢慢熟悉某句型的语序, 然后教师才向他们解说该语序格式。

有的汉语教师/讲师本身会设计对话课文, 让学生在课堂上扮演不同的角色, 然后根据课文互相对话。根据两名受访者的经验, 为了让学生掌握各类汉语句型, 他们会在对话(*dialogue*)中, 适当地加入“被”字句、“把”字句、“比”字句、连谓句和双宾句, 以便马来学

生在使用这些句型跟其他同学对话的过程中，逐步理解和掌握汉语各句型的语序。换言之，角色扮演是让马来学生有机会多听多说各类汉语句子的教学活动之一。

另外，两位受访者指出，在作业分配方面，他们会吩咐马来学生根据某个情景设计一篇对话，并指定学生在对话中使用某些句型的句子，借此让学生在准备的过程中逐步掌握汉语句型的语序。学生根据本身设计的对话进行角色扮演活动之后，教师会逐一纠正学生语序有误的句子。

4.2.6 翻译解释法

在语序教学中，教师必须重视目的语跟学生母语之间的不同，也要重视其相同之处(刘，2006)。四名受访者指出，为了让马来学生掌握汉语句型的语序，他们会用学生的母语(马来语)解释目的语(汉语)。换言之，在解释某类句型的语序时，他们会把汉语的句子翻译成马来语，或把马来语句子翻译成汉语。

马来语双宾句的语序大致上跟汉语的相同。教师在讲解汉语双宾句的语序时，使用翻译法，把“我送她一份礼物”翻译成马来语句子“*Saya menghadiahi dia sebuah hadiah*”，或把马来语句子“*Cikgu memberitahu saya satu berita baik*”翻译成“老师告诉我一个好消息”。通过这类翻译解释法，让学生看出马来语和汉语之间的共同点，以便于学生记住汉语双宾句的语序结构。

虽然翻译法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此法容易导致马来学生易受其母语(马来语)的干扰而出现语言偏误。另外，由于翻译本身可能带来一些语义、语用方面的歧义或偏差，所以肖莉等(2010)主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少用、慎用翻译解释法。

4.2.7 视听法

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语言教师可以将声音和图像/影像结合起来，充分调动视觉、听觉等语言学习的感觉器官，有利于学生理解和记忆(肖等，2010)。

为了让马来学生掌握汉语句子的语序，所有受访的汉语教师会给学生听录音。有的录音是教师自己录制的；有的是从网上下载的。该录音是一段使用各类汉语句型的短文或新闻。学生听了录音后必须回答问题。这类让学生多听的教学法，可以让学生在听的过程中掌握汉语各句型（包括以上提及的五类）的语序。

另外，两名受访者会根据教程，剪切使用普通话的中国电影或动画。譬如：当教师教“把”和“被”字句的时候，他们会把电影或动画中使用这类句型的对话片段剪切出来，然后在课堂上播放给马来学生看，以便他们在观看和细听的过程中，逐渐掌握汉语各类句型的语序。

4.2.8 设计游戏

“游戏”广义上是指外语或二语课堂教学中有组织的语言活动；狭义则是指外语或二语教学中为了调动学生积极性，巩固运用所学的语言知识，以娱乐性、趣味性以及灵活多样的内容穿插于教学过程中的语言活动(曾，2006)。访问结果显示，三名受访者会通过游戏教学法，帮助马来学生掌握汉语各类句型的语序。

其中一种比赛式的游戏是，当教师教某种汉语句型时，他们把写上词语的卡片分给各组学生，然后要求学生用有关词语排出语序正确的汉语句子(如“把”、“被”、“比”字句)，排得又快又准确的组别将得分，最后分数最高的那一组胜出。

另一种游戏是，教师或学生做出某种动作，然后要求学生以抢答的方式，根据该动作即时造“把”字句或“被”字句。造得正确的那一组得分，同样的，高分的那一组胜出。赛后，教师会送一些小礼物给胜出的学生，以资鼓励。这种游戏式教学法，不但可以使对外汉语课变得轻松活泼，同时也可以让学生在欢笑声中学习汉语各句型的语序。

4.2.9 列出句型相同的例句

三位受访者指出，当他们教的课文中出现某句型的句子时，他们会先解释文中该句子的语序结构，然后再列出不下五个句型相同的例句。这些例句有的是教师提供的；有的则是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造的。把数个句型相同的句子罗列出来的目的是，让马来学生看出其中的共同点，方便他们记住该句型的语序。

4.2.10 问答对话

三名受访者指出，他们会通过问答对话帮助马来学生记住汉语的语序。教“把”字句的时候，教师会问学生：“你把钱包放在哪里？”、“谁把白板擦干净？”等，而学生必须使用“把”字句回答问题。此外，为了让学生掌握连谓句的语序，教师会问学生：“你是怎样来上课的？”、“你是怎样回家乡的？”等问题，而学生必须答以完整的连谓句。这类对话式教学法，不但可以让学生和教师之间出现双向交流，而且也可以让学生在细听和回答的过程中，逐步理解汉语各类句型的语序。

根据肖莉等(2010)，这样的师生对话，可以将所要引出的语法点展示出来。由于学生在与教师对话时必须集中注意力，顺着教师的指引回答问题，所以使得课堂气氛变得活跃，容易让学生对所学内容产生兴趣。这种一问一答的对话方式，可以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帮助教师引出要操练的语法点。

4.2.11 软件辅助

在五位受访者当中，仅有两人使用软件教学。其中一名汉语教师使用 *Tell Me More CJ* 软件，帮助学生掌握汉语语序。此软件有各种功能，诸如：解释各种汉语句型(如“把”字句)的语序结构，并附上填充和词句重组练习。通过该软件对汉语句型功能和语序的说明，学生可以进一步了解汉语句子的语序。

为了帮助学生掌握汉语语序，每教完一课或一些语法点，教师就会采用该软件给学生做词句重组练习，而软件会让学生知道他们排列出的句子的语序正确与否（如果学生排出语序正确的句子，屏幕上会出现“正确”的字眼和欢呼声）。这容易让学生产生学习兴趣。在这科技发达的年代，汉语教师应该多使用这类软件教学，以便与时俱进。

4.2.12 利用目的语环境

访问结果显示，没有受访者利用目的语环境教学。在中国留学的马来学生掌握汉语特别快，因为在几乎没有马来语使用者的语境中，他们必须硬着头皮说汉语，日子一久，他们自然能掌握汉语的语序。在马来西亚，虽然马来学生在课堂上说汉语，但是，多数学生课后便回到自己的语言群体中，转用马来语跟身边的马来朋友交谈，只有极少数的马来学生会主动用汉语跟华人交谈，或用中文发短信给华裔友人。

马来西亚是个多种语言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家，且有三大民族，即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笔者 1 常用汉语跟学习汉语的马来学生交谈，而少用马来语和英语。另外，笔者 1 也常在课堂上鼓励马来学生用汉语跟身边谙中文的马来西亚华人或中国人交谈。为了让学生掌握各汉语句型的语序，其中一种评估方式是要求学生用汉语跟身边的华裔同学、舍友或邻居交谈，而该谈话必须使用各类句型的句子。接着，他们必须把该对话录下，然后在课堂上播放出来，让教师和学生一起听。最后，笔者 1 会打分，并纠正他们对话录音中语序有误的病句。

这类利用目的语环境的教学法，不但可以让马来学生在跟华裔交谈中逐步掌握汉语句子的语序，同时也拉近了马来学生跟华族学生之间的关系，这对促进国家民族团结来说是件好事。不过，马来学生必须持续使用汉语跟身边谙中文的华人交谈，否则难收其效。

5. 结语

马来学生之所以造出语序不当的汉语句子，主要原因是受马来语语法干扰，但不排除他们受英语影响的可能性。另外，马来学生之所以造出语序不当的“把”、“被”字句，这可能是这两种句型对他们来说不容易掌握，再者，他们可能不明白汉语介词“把”和“被”的用法。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诸如：学习策略、交际需要、心理因素、教学法得当与否，以及汉语输入的早晚、多少(糜，2006)可能也是导致马来学生犯下语序错误的因素。

访问结果显示，多数受访的对外汉语教师在课堂上使用格式点出语序、纠错性反馈法、练习法、角色扮演法、翻译解释法、视听法、游戏法、问答对话法等，帮助马来学生掌握汉语句子的语序。另一方面，他们却较少利用目的语环境以及软件教学。其实，汉语语序教学必须着重于学生的听说读写。另外，传统的教学法应该与现代化的教学法相结合。

马来西亚多数的华裔都会说华语⁴，这为学习汉语的非华裔生提供了很多便利。因此，学习汉语的马来学生应该好好利用目的语环境，多用汉语跟身边的华人交谈。这或多或少能帮助他们掌握汉语句子的语序。

对外汉语教学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因为汉语教师/讲师必须面对各种各样的学习者。他们有目的语水平的差异、不同学习阶段的区别，以及自身认知、吸收能力的差异等等。因此，我们面对每一个个体时既要考虑个体的特点，又要考虑全体的协调，任何方法的运用都应该以学生为本，并根据所面对的学习者的特点进行教学方法的调整，毕竟语言教学是“教学有法，教无定法(王，2009)。

参考文献

- 曹成龙 (2007) 《谈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序教学》，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ynsfdxxb-jykx200701007.aspx。
- 洪丽芬 (2008)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非华裔生汉语学习情况调查与分析，《海外华文教育》第1期，65-70。
- 侯玲玲 (2008) 《韩国学生汉语学习中常见语序错误简析》，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qddxsfxxyxb200803019.aspx。
- 侯友兰 (2008) 韩国学生书面语语序偏误分析——以中级汉语水平学生偏误为例，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xwlyxyxb200812001.aspx。
- 胡裕树、许宝华 (1981) 《现代汉语》，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李行健 (2004)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马来西亚：联营出版(马)有限公司。
- 刘树佳、黄丽媛 (2011) 《马来大学生学汉语语序偏误分析》，见黄灵燕、洪丽芬、邱克威主编《汉语语言学研究新趋势与科学实践》(页 83-94)。Seri Kembangan: Cemerlang Publications Sdn Bhd。
- 刘鑫民 (2006) 语序的功能研究及汉语语序教学，见朱永生、彭增安主编《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对外汉语教学》(页 26-36)，上海：学林出版社。
- 糜若焉 (2006) 关于韩国学生几种汉语语法结构习得情况的研究和语法教学，见王德春主编《对外汉语论丛第五集》(页 316-339)，上海：学林出版社。
- 阮玉雪 (2008) 越南学生汉语句法成分语序偏误分析，<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602-2008119522.htm>。
- 苏金柳 (1999) 马来青年在学习汉语中所面对的母语干扰，见黄雪晶编《第二届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论文集》(页 18-37)，雪兰莪：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

⁴ 多数马来西亚华人除了会说华语和华族方言，也会说马来语和英语。虽然有的华人不会读写汉字，但是他们会听和说华语。

- 汪惠迪 (2002) 《华文字词句》，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 王健昆 (2009) 2009 夏对外汉语教师培训课程—对外汉语读写课教学(幻灯片)，北京：北京国际汉语学院。
- 肖莉、周艳芳、郝玲 (2010) 《对外汉语教学法》教案，<http://www.edualpha.net/article-7418-1.html>。
- 叶宝奎 (2003) 《语言学概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 叶宝奎 (2010) 《汉语基础语法十二讲》，雪兰莪：联营出版有限公司。
- 曾健 (2006) 游戏在二语习得和教学中的应用，《湖北成大教育学院学报》第 2 期。
- 周小兵、朱其智、邓小宁 (2007) 《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研究》，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庄兴发、何伟智 (2010) 论马来大专生学习汉语(华语)常犯的语误，见倪凤钗主编《第一届马来西亚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集》(页 30-35)，吉隆坡：中文之路出版社。
- Ellis, R. (2008)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eco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ss, S., & Selinker, L. (1994)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 Introductory Course*.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Lyster, R., & L. Ranta. (1997) Corrective Feedback and Learner Uptake: Negotiation of Form in Communicative Classrooms.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0, 37-66.
- Selinker, L. (1972) Interlanguag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0, 209-231.

作者的个人资料

刘树佳 Lau Su Kia

单位：马来亚大学语言暨语言学学院汉语系

职称：对外汉语教师

学历：现代语言研究硕士、语言学博士生

电邮地址：lausk@um.edu.my

通讯地址：Fakulti Bahasa dan Linguistik, Universiti Malaya, 50603 Kuala Lumpur, Malaysia.

黄丽媛博士 Dr. Ng Lee Luan

单位：马来亚大学语言暨语言学学院英语系

职称：高级讲师

学历：语言学博士

电邮地址：ngleeluan@um.edu.my

通讯地址：Fakulti Bahasa dan Linguistik, Universiti Malaya, 50603 Kuala Lumpur, Malaysia.

洪丽芬博士 Dr. Ang Lay Hoon

单位：博特拉大学现代语言暨传播系外文系

职称：高级讲师

学历：语言学博士

电邮地址：layhoon@fbmk.upm.edu.my

通讯地址：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Fakulti Bahasa Moden dan Komunikasi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43400 UPM Serdang, Selangor, Malaysia.

叶宝奎教授 Professor Dr. Ye Baokui

单位：中国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职称：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历：汉语史专业博士

电邮地址：bky@xmu.edu.cn

通讯地址：厦门大学中文系，422号 Siming South Road, Siming, Xiamen, Fujian, China.

李慧琳 Lee Hui Ling

单位：马来西亚吉兰丹大学

职称：讲师

学历：文学硕士

电邮地址：leehuilin@umk.edu.my

通讯地址：Jabatan Bahasa Moden, Pusat Pengajian Bahasa dan Pembangunan Insaniah, Universiti Malaysia Kelantan, Karung Berkunci 36, Pengkalan Chepa, 16100 Kota Bharu, Kelantan, Malaysia.